

# 福建佛教在檳城的傳播： 以廣福宮為例

釋弘冰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生

## 摘要

廣福宮建於1800年，是檳榔嶼第一座華人廟宇，也是北馬地區最早出現請僧的地方，本是一座集佛、道、儒及閩粵民間信仰於一身的寺廟。由於早期華人對殯葬及祈福的需求，使得僧侶相續被聘請為住持，與董委共同管理廟務，以經懺佛事為主。1888年妙蓮法師被聘後，廣福宮除了本有經懺佛事外，加入了講經說法等活動，使廣福宮在某種程度上可與佛寺並稱。妙蓮法師接任之後，促使廣福宮與福建地區佛教僧人產生深厚聯結，特別是福州湧泉寺及莆田湧源寺的僧人大量南來，這是有利於福建佛教在檳城傳播。

福建佛教得以在檳城順利傳播，廣福宮首當其功，在極樂寺（A.D. 1891）、洪福寺（A.D. 1914）、觀音寺（A.D. 1922）、香巖寺（A.D. 1935）、妙香林（A.D. 1942）、華巖寺（A.D. 1945）等未建立

前，僧人以廣福宮為重鎮，借地生花。所以，廣福宮為檳城後期能寺院林立、佛教興盛，起了關鍵作用和重大貢獻。



**關鍵詞：**廣福宮、極樂寺、福建佛教、妙蓮法師

# **Fujian Buddhism in Malaysia's Penang: The Guangfu Temple as an Example**

Hong-bing Shi

Ph.D. Student in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Guangfu Temple in Penang, Malaysia, was built in 1800 A. C. It is not only the first Chinese Temple there, but also the earliest of hiring foreign monks. Itself owned poly faith which included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some folk religion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Due to the early immigrants demanding funeral and blessing service, some monks were hired for reciting scripture and engaging partial temple business. The Buddhist lectures were introduced to Guangfu Temple as regular activities in 1888 A.C. right after Venerable Mianlian was employed. Therefore the Guangfu Temple somehow can be treated as a Buddhist temple. Venerable Mianlian also started promoting Guangfu Temple's communication with Fujian

Buddhists, especially from Fuzhou Yongquan Temple and Putian Yongyuan Temple, which facilitated missionary works of the Fujian Buddhism in Penang at that time.

The success of the Fujian Buddhism's missionary work in Penang is because of the Gaungfu Temple monks as pioneers. The Gaungfu Temple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base for them before the Kek Lok Temple (1891), Hongfu Temple (1914), Guanyin Temple (1922), Xiangyan Temple (1935), Miao Xianglin (1942) and Huayan Temple (1945) were built. It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for the late period of the Buddhism booming in Penang.

**Keywords:** Gaungfu Temple, Kek Lok Si, Fujian Buddhism, Venerable Mianlian

## 目 次

- 
- 一、前言
  - 二、文獻回顧
  - 三、廣福宮史略
  - 四、廣福宮與佛教淵源
    - (一) 1888年之前的佛教基礎
    - (二) 1888年之後的佛教發展
  - 五、廣福宮的佛教傳播方式
    - (一) 以經懺佛事傳播佛法
    - (二) 以講經說法傳播佛法
  - 六、廣福宮僧人的祖庭與法脈傳承
    - (一) 福州鼓山湧泉寺
    - (二) 莆田鼓峰湧源寺
    - (三) 浙江普陀山鶴鳴庵
  - 七、結語
-

## 一、前言

佛教傳入東南亞地區，是在印度阿育王時期（B.C. 268-232），曾派遣僧人向緬甸、泰國等地弘法。印度佛教傳入馬來半島最早記載是在約西元二世紀時期的狼牙修（Langkasuka）王國，至七世紀到十四世紀末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或三佛齊Samboja）王朝時期，印度佛教曾在此興盛一時，且大、小二乘並行。至十四世紀時期逐漸落寞被伊斯蘭教所取代。直到近代十七世紀後，中國移民渡海到南洋謀生，中國佛教及僧侶接踵而至，漢系佛教開始在這片土地上開花結果。<sup>1</sup>

從歷史上看，漢系佛教傳入星馬地區始於十七世紀，是隨著中國移民而來的。傳入初期佛教色彩並不濃厚，是夾雜民間信仰、華人社團、宮廟、義塚中生存著。1673年麻六甲的青雲亭及1800年檳城廣福宮的建立，兩座廟宇雖主奉觀音菩薩，也有請僧人主持祭祀儀式的記載，但就早期移民信仰而言實則神佛不分。

廣福宮在1824年重建時，增建了僧舍，出現請僧住持整頓廟務的局面，且此狀況一直延續至20世紀初。1786年開埠後的檳榔嶼在前期階段是以福建人為首，廣東人次之的華人組織。雖1888年前廣福宮住有僧人，但無僧名及籍貫來源等記載，但若從廣福宮與青雲亭的淵源，以及早期海外華人鄉土意識和方言觀念，再從廣福宮的董事領導層及捐金人數和額度對比看，以當時福建籍華人的勢力及對佛教的態度來推論，早期廣福宮入住的僧人也應

---

<sup>1</sup> 廣福宮地處檳城，檳城地區的漢傳佛教發展可參考陳秋平的《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一書中的第五至七章。詳見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柔佛巴魯：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115-206。

是福建籍，或者是會用福建話與人溝通的僧人。本文定義上的福建佛教是福建籍的出家人及非福建籍但出家、學法在福建的僧人，以及從法脈傳承來定義為福建佛教。

早期的廣福宮雖有僧人住持不假，但只是受制於廟委，專司替人消災念經、拜懺、送葬超度等儀式，在1888年以前對僧人的記載盡是語焉不詳，直至1888年妙蓮法師被聘為住持後，才開闢了廣福宮佛教僧侶的新篇章。故本文以妙蓮法師為分界線，分別兩個時期介紹廣福宮的佛教傳播，一是奠基時期；二是發展時期。輔以經懺佛事、講經說法形式對佛教進行傳播。本文亦按傳承，歸納廣福宮主持僧及部份清眾的祖庭法脈，分別介紹福州鼓山湧泉寺、莆田鼓峰湧源寺等。因其主要僧眾籍貫及祖庭大多來自福建，故以福建佛教的傳播為中心軸，試圖說明廣福宮這個非佛教道場卻為福建佛教的傳播提供的貢獻。

## 二、文獻回顧

廣福宮是早期華人社會重要的機構，也是宗教界重要的場所，對於廣福宮的研究學者們大多從其與華社的聯結入手，對廣福宮的僧人及佛教傳播狀況談得較少。筆者僅按出版時間先後整理如下，出版詳細資訊將在文末的引用文獻裡。

J.D. Vaughan在1879年出版了*The Manner and Custom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一書<sup>2</sup>，作者本身是一位英殖民時期的政府官員，以一個遊觀者的身份對廣福宮這個宗教場所進

---

<sup>2</sup> Vaughan, J.D., *The Manner and Custom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first Published 1879).

行了觀察，從新年節慶、廣福宮建築及僧人進行了描述，撇開了錯綜複雜的華團關係。釋寶慈在《檳城鶴山極樂寺志》（以下略為《極樂寺志》）<sup>3</sup>中，對廣福宮的描述不多，主要是對妙蓮法師南來初期被禮聘為廣福宮住持一職的記載，及後期極樂寺法派僧人離開廣福宮的因緣都作了說明；其中卷二沙門篇對僧人的立傳說明，彌補了之前廣福宮對僧侶記載的缺失，是本文極為重要的文獻之一。同樣的，對僧人傳記提供重要資訊的還有林博愛主編的《南洋名人集傳》<sup>4</sup>，此書全五冊，共收入11位僧人，其中有6位與廣福宮有直接關聯，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文獻。而陳鐵凡、傅吾康合編的《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sup>5</sup>，將廣福宮的碑文刻字及文物進行了整理及說明，利於學人對碑文的辨認，提供了最原始的文獻。陳劍虹主編《檳榔嶼廣福宮慶祝建廟188周年暨觀音菩薩出遊紀念特刊》<sup>6</sup>，此書對廣福宮歷史文物、主配祀神明、建築體系、籤詩等做了重要說明分析，也對觀音菩薩的五次遊行做了詳細說明及收集了當時報刊業的報導。並對廣福宮已故的總理廟務人和理事人員及董事做了生平簡介，也收入相關的華人宗教論文，是一本廣福宮研究的重要資料。王琛發的《廣福宮：歷史與傳奇》<sup>7</sup>則從廣福宮的創建談起，分別從廣福宮的三個碑文引申當時的背景，包括廣福宮的傳奇故事、風水傳說及神明排

---

<sup>3</sup> 釋寶慈纂輯，《檳城鶴山極樂寺志》（檳城：極樂寺，1923年）。

<sup>4</sup> 林博愛主編，《南洋名人集傳》（檳城：南洋民史纂修所，1950年）。

<sup>5</sup>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卷一、卷二（吉隆坡：馬來亞大學，1982、1985年）。

<sup>6</sup> 陳劍虹主編，《檳榔嶼廣福宮慶祝建廟188周年暨觀音菩薩出遊紀念特刊》（檳城：廣福宮信理部，1989年）。

<sup>7</sup> 王琛發，《廣福宮：歷史與傳奇》（檳城：檳城州政府華人宗教事務部、檳州廣福宮信理部，1999年）。

列和諸神節日等進行了闡述。

另外張少寬的《檳榔嶼華人史話》<sup>8</sup>及《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sup>9</sup>，分別從廣福宮的建築體系談起，並帶出廣福宮與麻六甲、新加坡華人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從跨地域性的捐款中可以看出廣福宮與其他寺廟的淵源情結。黃賢強著的《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sup>10</sup>，其中的〈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將後期廣福宮的董事領導層分出客家一族，使一直以來被認定為廣東和福建兩股力管轄的廣福宮多出了一股勢力，是對早期華人勢力研究的較為細緻的文獻。宋燕鵬的《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sup>11</sup>，論述了廣福宮請僧人住持一是依福建地區的習俗，因僧人明因果，對廟宇的錢財不貪為己，故鄉紳們都放心請僧人住持管理；二是福建地區佛教比其他宗教強大，占宗教法務活動主流；此書中也談到本忠、法空等幾位僧人的行跡，對於神廟僧住作了很好的解說。

值得一提的是開諦法師編輯的《南遊雲水情》<sup>12</sup>共四冊，在時間上跨越從1888-2005年星馬一帶的僧侶事蹟，特別是對早期南來的法師名號、法脈、祖庭及星馬所創建的寺院作了詳細的整理，是本文的主要文獻來源。此套書也收錄了王國榮、王琛發、

---

<sup>8</sup>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sup>9</sup>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年）。

<sup>10</sup>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

<sup>11</sup> 宋燕鵬，《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

<sup>12</sup> 釋開諦，《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續篇》、《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附錄篇》（上、下冊）（檳城：寶譽堂教育推廣中心，2010、2013、2017年）。

竺摩法師等人的著作，是瞭解大馬佛教傳播的重要資料；並對《叻報》、《檳城新報》、《南洋商報》、*The Straits Times*、《無盡燈》、《南洋佛教》等報刊雜誌中提到的佛教事蹟進行收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星馬佛教大德文獻。其他的尚有陳美華、白玉國、陳秋平等學者的著作或多或少也有帶出廣福宮事宜，但由於其文獻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故略而不談。

在前人研究中大多以廣福宮歷史及華社關係來談，而本文則側重在廣福宮僧人的研究，及廣福宮對佛教的傳播影響。故行文中某些前人研究過的領域將略過不談，重點著墨在佛教傳播及僧人事蹟。

### 三、廣福宮史略

廣福宮創建於1800年，領導建廟的是福建華人曾青雲和黃金鑾，自1786年萊特（Capt. Francis Light）開埠<sup>13</sup>後，有意將檳榔嶼打造成自由港口始，華人便大量從中國或麻六甲等其他地方移入，1787年最初統計是60戶，至1803年已有5500人，1820年人數增至8595人。<sup>14</sup> 隨著華人人數的增加，必須構建一個共同的信仰圈及互動機構。1800年檳榔嶼第一座華人廟宇——廣福宮成立。廣福宮因其主祀觀音菩薩，故又俗稱「觀音亭」。觀音亭的

---

<sup>13</sup> 1786年8月，英屬東印度公司上校萊特自吉打蘇丹租占檳榔嶼島，其目的方面為了控制馬六甲海峽的航運要道，以保護去中國的重要貿易，一方面則擬發展為一商業與控制東南亞地區的軍事與貿易經濟中心站，以為接濟航船的各项供給與修理船艦之用。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182。

<sup>14</sup>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頁45。

建立涵蓋了華社祈福禳災的宗教意義，奠定了檳榔嶼佛教傳播的基石。

廣福宮的興建原因眾說紛紜，有認為與麻六甲青雲亭有一定的淵源關係，<sup>15</sup> 也有認為廣福宮是在原有的一小神壇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sup>16</sup> 因為早期的出海謀生的遊民，會將自家裡或廟裡的香灰製成的香囊隨身佩帶，也有的是佩帶小佛像，以求保平安之意。當他們上岸後會將這些佩帶的聖物置放在高處，焚香膜拜。依據廣福宮的地理位置，臨海且又是在小山坡上，所以這種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張少寬的研究認為廣福宮興建之前，原址已有一座奉祀媽祖的廟宇存在。<sup>17</sup> 這與王琛發說法有些相似，但根據《創建廣福宮捐金碑記》<sup>18</sup>：開初的「神道設教」以及「神之惠歟」，得出廣福宮一開始的興建是基於神道，並且是紳商們在生意中得到利益後，為感念神明惠賜而集資興建有關係。不管出於何種原因興建，當時的廣福宮是整個檳城華社的中心，一如青雲亭之于麻六甲華社，扮演著精神寄託和向心支柱。時至今日，廣福宮依舊是檳城華人生活和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廣福宮信理部主席謝仁忠曾說到：

在過去二百年來，檳榔嶼廣福宮是北馬區華人社會的宗教生活與信仰中心，也曾經在歷史上扮演過華人社會領導機構的角色。在今日，廣福宮依舊是本地華人信仰生活的重要支柱，由廣東暨汀州會館與福建公司派出的代表組織廣福宮信理員，幾乎可以

---

<sup>15</sup> 陳劍虹1989，頁34。

<sup>16</sup> 王琛發1999，頁7。

<sup>17</sup> 張少寬2002，頁86。

<sup>18</sup> 詳見文末附文一：嘉慶五年（A.D. 1800）《創建廣福宮捐金碑記》。

代表檳城各籍貫華人的絕大部份，正說明它和整個華社的歷史淵源，以及它在華人社會的重要地位。<sup>19</sup>

早期海外華人廟宇除了宗教崇拜外，還有其他功能，是華人社會開展福利和行政的中心。<sup>20</sup> 廣福宮也不例外，除了是檳城華人的信仰中心外，也是解決華人糾紛及團結華人的場所，可以說是檳城華人最高領導的中心。

1800年《創建廣福宮捐金碑記》<sup>21</sup> 記載領導建廟的是黃金鑾和曾青雲兩位董事，其中緣首者（按：捐款最多者）據考分別是泰國宋卡城主吳文輝（A.D. 1745-1811）和麻六甲蔡士章（A.D. 1750-1802），以及近五百善信和商業單位慷慨捐助。在捐金名單中依福建人的習俗，在名字的後頭加上一個「官」字的尊稱有215名。黃金鑾和曾青雲，及捐金百元以上的如胡德壽、曾朝官、褚豔官、辜權官等都是福建籍人士。

1803年，廣福宮正式繪入喬治市地圖，同年，檳榔嶼福幫<sup>22</sup> 甲必丹（按：首領）胡始明送「欽崇福澤」匾額一方，偕子叩謝菩薩。

1824年，廣福宮福幫值年董事發起勸捐，共籌得7995元，分別擴建後殿和增建旁舍僧房<sup>23</sup>。值年董事為青雲亭亭主梁美吉（A.D. 1787-1839），福建南安人，以及林嵩洋、邱明山等八位董事均是福建幫人士。

---

<sup>19</sup> 謝仁忠，〈獻詞〉，王琛發1999，獻詞頁。

<sup>20</sup> 顏清滄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年），頁12。

<sup>21</sup> 詳見文末附文一：嘉慶五年（A.D. 1800）《創建廣福宮捐金碑記》。

<sup>22</sup> 廣福宮為廣東與福建人建立，福幫為福建人的幫派群體。

<sup>23</sup> 詳見文末附文二：道光四年（A.D. 1824）《重建廣福宮碑記》。

1838年，廣福宮獲得永久地契一份。由東印度公司發出列號為2420的永久地契一份，總括前後二進<sup>24</sup>及周圍土地，計24169方尺，歸為市區T.S.19LOT71。<sup>25</sup>

1862年，廣福兩幫的值年董事倡議重修，並且將之提升為調解華社紛難的最高領導機構。在同治元年《重建廣福宮碑記》<sup>26</sup>中提到了「居常則祈福延禧，共遂家庭之樂，有事則解紛排難，同消雀角之爭」，明確了廣福宮除了宗教祈福外，還有解紛排難之功能，是當時華社的「仲裁所」。

1881年平章會館（檳州華人大會堂前身）的成立，取代了部份廣福宮的華人社群功能，也使廣福宮失去「消雀角之爭」的作用，反而使廣福宮恢復其宗教場所的功能，一心一意為民祈福，傳播宗教安撫民心的中心。

1888年廣福宮辭舊僧迎請新主持——妙蓮法師。

1888年7月以後，閩幫在廣福宮的代表正式由龍山堂的公司<sup>27</sup>、謝氏石塘世德堂、霞陽楊府植德堂、潁川堂陳公司以及九龍堂林公司各派兩名代表充任，而粵幫代表則繼續由各府縣10名商紳擔任。此制度一直沿用至20世紀。

1952年，成立「信理部」，實施了「廣福宮暨附屬廟宇章程」，將廣福宮由廣東及福建兩屬的職權分配制度化。章程裡進

---

<sup>24</sup> 二進，古代房子的戶型，是在一所進院的基礎上加了個內院，通常是在東西廂房與門口之間插入一段院子，將院落劃分為內外兩重。

<sup>25</sup> 轉引自陳劍虹1989，頁34。

<sup>26</sup> 詳見文末附文三：同治元年（A.D. 1862/3）《重建廣福宮碑記》。

<sup>27</sup> 所謂「公司」，即各宗族所設立的祠堂，可供該族群或同姓式的族人，定期聚會或開會之用，它同時也是一座廟堂。

一步明文規定了信理部擁有實權，通過接受承包香火投標，以決定每三年一位住持僧人的去留和委任事宜，必須負責廟中的宗教事務，同時，也照料和管理廣福宮日常的運作。

1954年信理部立碑定廣福宮規則，並刻有「本宮是清淨佛地，不得喧嘩及賭博」<sup>28</sup>，將廣福宮定位為佛教場地。

進入20世紀後，分別於1900年、1911年、1919年、1928<sup>29</sup>及1988年五度舉行觀音大遊行，消災納福。1988年的遊行是為配合建廟188年而舉行的盛會，此次的一大轉變就是將民間俗稱的「觀音娘娘」、「觀音媽」、「觀音佛祖」等正式更改為佛教稱謂「觀世音菩薩」。<sup>30</sup>

在廣福宮下屬猶有受天宮和天公壇，組成一寺廟聯盟；其領導層的重要職位則2年一任，由廣福兩幫輪流擔任。早期不僅廣福宮請僧人住持，就連本應是道觀的天公壇，先後有釋鏡明、釋廣通等人住持，受天宮也曾出現住持僧憶參的記載。除了釋廣通已知是福建籍外，其餘二位未知籍，但如前說，以方言群的社團來看，此二處隸屬廣福宮亦是屬福建幫管轄，此二僧為福建籍貫占的比例比較大。廣福宮及其下屬寺廟均以僧人住持為主，不得不說這為佛教在檳城傳播打下了堅厚的基礎。

就組織而言，廣福宮一開始就在福建幫勢力控制下，以1800-1862年的董事領導人員表來看：

---

<sup>28</sup> 詳見文末附文四：A.D. 1954/5《廣福宮規則木牌》。

<sup>29</sup> 關於此四次遊行的動機及記載請參閱陳劍虹1989，頁36；王琛發1999，頁25。

<sup>30</sup> 詳見文末附圖一：〈全馬觀音尊號統稱「觀世音菩薩」〉。

表一：廣福宮董事領導人員表 (A.D. 1800-1862)

年份 籍貫	1800	1824	1862
福建	曾青雲 黃金鑾	梁美吉、林嵩泮、邱明山 邱峻整、甘時雨、何道 謝歲、謝清恩	林墀郡、邱石泉、謝昭盼 楊一潛、陳玉貌、杜宏謨
廣東	—	—	黃進德、黃百齡、林啟發 梅遠湛、梅耀廣、馮登桂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少寬2003，頁128。

其中的曾青雲、黃金鑾、梁美吉、林嵩泮、甘時雨、楊一潛等人皆是福幫社會的翹楚。

廣福宮從1800年初建到2015年的重修，已知的記載前後有八次，列表如下：

表二：廣福宮歷次修葺情況表 (A.D. 1800-2015)

年份	修建	發起人	記載情況	耗資
1800	初建	曾青雲 黃鑫鸞	石碑記載，初建前殿。	3874.43
1824	擴建	梁美吉	石碑記載，擴建後殿及僧舍。	7995
1862	重修	值年董事	石碑記載，依原貌重修殿宇。	11507.5
1923	修補	廣通法師	銅牌記載，為匾額、楹聯、鸞駕、供棹添金油漆。	99.9

1925	重修	廣通法師	未見具體內容。並未有碑文說明，僅一塊「海不揚波」的牌匾落款：中華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月吉旦，本宮董事住納廣通重修。 <sup>31</sup>	
1964	美化觀音亭	信理部	有石板僅記載1964-65重修，修理部及名單，未見詳細說明。在廟內的牆壁粘上了彩繪圖磚，包括了四大天王，十八羅漢和彌勒佛。	未知
1987	為配合1988年建廟188周年及觀音菩薩遊行	信理部	局部小裝修，及將前殿觀音神龕的木制座台改為義大利大理石座台。	未知
2009年提議 2015完工	重修	日恒法師	尚未見碑文記載，報紙記載	600萬

資料來源：整理自 1. 陳劍虹1989，頁34-36；2. 王琛發1999，頁5；3. 〈日恒法師籲檳政府勿聽片面之詞，應設委會監督世遺重修〉，南洋商報：<https://www.enanyang.my/%E5%9C%B0%E6%96%B9/%E6%97%A5%E6%81%92%E6%B3%95%E5%B8%88%E5%90%81%E6%A7%9F%E6%94%BF%E5%BA%9C%E5%8B%BF%E5%90%AC%E7%89%87%E9%9D%A2%E4%B9%8B%E8%AF%8D-%E5%BA%94%E8%AE%BE%E5%A7%94%E4%BC%9A%E7%9B%91%E7%9D%A3%E4%B8%96%E9%81%97%E9%87%8D%E4%BF%AE>，瀏覽日期：2020年5月5日。

## 四、廣福宮與佛教淵源

### (一)1888年之前的佛教基礎

<sup>31</sup> 筆者認為有可能僅重修此牌匾，並非對廟宇修整。

廣福宮實質上是藉由神緣而團結華人，扮演著最高華社統治機構。雖主祀觀音菩薩，卻不是純粹佛教道場。因觀音信仰在閩粵地區深得民心，一般將其稱為「觀音佛祖」、「觀音媽」、「觀音娘娘」、「觀音老母」等等。觀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代表，其「千處祈求千處應」的悲心願力一直深得中國人士敬仰。不管是道、是儒乃至民俗信仰都不排斥觀音菩薩，沿海地區出現了「家家有觀音，戶戶有彌勒」盛況。觀音菩薩特別受沿海一帶的歡迎還有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觀音菩薩有護航功能。<sup>32</sup>

雖然廣福宮不是純粹的佛廟，卻傾向佛教，延請僧人當住持。從1824年就擴建僧舍，請僧入住，整頓廟務，是北馬地區出現最早請僧住持的廟宇。

迄今為止，馬來西亞漢傳僧人有文字可循的記載是麻六甲寶山亭福德祠，1795年的《建造祠壇功德碑》，碑文刻有：「開元寺僧昆山全募建 日立石」，<sup>33</sup> 以及1801年的《重興青雲亭碑記》刻有：「峇（時）龍飛辛酉年月日信士邱華金敬撰 僧悅成」。<sup>34</sup> 由此可知在1795年到1801年至少有兩位僧人活躍于麻六甲地區，並且地位不低，否則不可能以立石的身份出現在碑文上。按當時麻六甲華人及甲必丹等人主要來自泉、漳情況來看，其中的開元

<sup>32</sup>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磲磔、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于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墜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正藏》冊9，頁56下。

<sup>33</sup>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1982，頁271。

<sup>34</sup>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1982，頁238。

寺應是指建于唐代的泉州開元寺。

檳城廣福宮在1824年重建和擴建的碑文裡有提到：「重建後進一座告成後，載祀列聖像於中，旁築舍以住僧而整頓之。」<sup>35</sup>雖然此時期有了建僧舍說法，但未提及僧名及其他記載。檳城首位有名字記載的僧人是海珠嶼大伯公廟，咸豐四年（AD. 1854）的一塊墓碑刻有「開元順寂沙彌西濱禪師」<sup>36</sup>。

雖然早期的廣福宮並未留下有關僧人名字法號、籍貫等記錄，但在1824年前後有僧人活動于廣福宮是無疑的，否則不會有「以住僧而整頓之」的記載。既然在重修時，會擴建僧房，就表明更早於此年代，就有僧人在此活動，只是由於資料的缺乏，目前無法得知早期僧人來自何處？居任何方？只能從檳城華人與麻六甲華人互動關係中推論，廣福宮的僧人可能來自青雲亭，而青雲亭的僧人係福建籍。且早期廣福宮雖說是廣東人和福建人一起領導，但不可否認還是以福幫為主，從表一所列的董事人員名單，可見廣東人直到1862年才進入董事領導層。再從建廟捐金情況分析，早期新馬華人社會也是福建人較為活躍（見附表一：廣福宮重要捐緣人及其跨地域性捐款活動）。再者，從華人社會以方言群為組織的情況看，福建人應會請福建僧人為主，所以筆者根據此情況推論早期廣福宮僧人應是來自福建，或者是傳承福建法脈的僧人。

根據王琛發的研究提到廣福宮有「二明一隱」三口井之說。第一口井是建在宮外廣場的左側，供附近民眾飲用及洗刷用，第二口井是在僧舍左側，供內部僧人使用，避免僧人與外院洗刷衣

---

<sup>35</sup>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1985，頁526。

<sup>36</sup>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1985，頁519。

物的婦女混雜。<sup>37</sup> 由此得知早期有僧人常住于此，並是持守清規戒律的僧人，雖然從事的是消災祈福法會的經懺活動，但並未影響佛教已經開始在廣福宮的傳播所種下因緣。

1851年，當J.D. Vaughan在其書中記載遊檳城廣福宮時，僧人情況如下：

華人新年的主要日子是在農曆十二月三十日，包括大年初一至初五，以及正月十五和十六，在這些日子裡，人們會來跟隨僧人誦經禮拜。……在大殿的入口處裝有欄杆，這是為了在大日子時隔離信眾，以便僧人單獨誦經拜懺用。<sup>38</sup>

如同新加坡，這些僧人來自福建，他們領取津貼。他們也會從葬禮法會中收取一元，及以對在廣場上每場表演收取一元。<sup>39</sup>

由上述可知，當時的廣福宮僧侶在華族新年裡從事祈福法會，及為死人送葬儀式等。J.D. Vaughan文中也交待了這些僧人來自福建，並且從每一場的送葬及廟前表演戲班中，每次各收取一元費用。

從少數的記載中大致可以認定早期廣福宮的僧人，來自福建居多，從事替人消災祈福的經懺佛事，未見有任何講經說法的記錄，也未見僧人傳播佛教的記載，只是默默地為未來佛教發展占一席之地。

---

<sup>37</sup> 王琛發1999，頁71。

<sup>38</sup> Vaughan, J.D. 1971, p. 44. 原文為英文，筆者自譯，下同。

<sup>39</sup> Vaughan, J.D. 1971, pp. 59-60.

## (二) 1888 年之後的佛教發展

1888年以前廣福宮已有一位住持僧及一班人眾從事香火佛事，廣福宮當時限定住眾十二人，分二班為建醮打齋，保運禮斗，從事經懺法會。只是據傳他們當中有些人的行為引起英殖民政府的不滿，殖民政府插手廣福宮廟務，選出胡泰興、邱天德等二十名華社領袖及商紳為董事，委任他們辭去舊僧甄選新住持。此次的辭僧僅說原住持不守清規，當中某些行為引起英殖民政府不滿，不見有記載具體原因。而辭去的，又不單是住持或某些個別僧員，而是整批辭去，要說全部不守清規不太可能。也說明此時居於廣福宮的僧人無甚地位，僅某些行為引起不滿就被整批辭去。若從1837年的新加坡恒山亭為僧眾所制定的《恒山亭重立規約五條》的條規<sup>40</sup>，及1874年麻六甲青雲亭的《甲國青雲亭規簿》提到：「若遇和尚及亭內之伴，或有不宜之事，或仰何務，當責則責，當嫌則嫌」<sup>41</sup>的條文等，從中不難看出，此時期的「和尚」僅是華董們利用來收攏人心，從事宗教祭祀儀軌的工具。當然，此時期的僧人大多學識低下，甚至也有只會念經但不懂經文、經義的現象，這種情況下不得不依附在華社領袖之下。

妙蓮法師打破這一格局，從依附到翻轉成為「主人」，僅在幾年之間。這得力於妙蓮法師自身的學問及背後整個鼓山的支持，特別是1904年清廷頒賜《龍藏》給極樂寺，更是給海外僧侶們提昇信心和力量。

---

<sup>40</sup> 關於《恒山亭重議規約五條》內容，可參考王琛發，〈換取「香資」度眾生——從文物碑銘探討18、19世紀麻六甲海峽三市的華僧活動〉，《無盡燈》第182期（2003年），頁5-8。

<sup>41</sup> 轉引自王琛發2003，頁5-8。

妙蓮法師恰在廣福宮董事辭去舊僧的這一年（A.D. 1888），為了建湧泉寺法堂再度越洋來募款，其學識和個人修為被胡泰興等人看重，禮聘為廣福宮新住持。妙蓮法師接任後，廣福宮對僧人的原制度發生了改變，廣福宮原是個香火廟，以鄉紳為主，出錢請僧人做法事，以年或月或堂計算單資，給人一種僧人「吃工資」錯覺。而妙蓮法師改變了這一格局，將「吃工資制」改為「寶燭碼制」<sup>42</sup>，即由僧人承包全年的法務，每年提供一定的金錢給廟委，廟委不得插手法務，虧盈僧人自負。此局面扭轉為僧人當家作主，不受制於廟委的管制，僧人可以自由發揮佛事的功能。使「吃工資」的受雇者一下子變成「雇主」。

釋寶慈的《極樂寺志》卷一〈序言〉裡提到：

余（本忠自稱）自偕妙蓮、得如二祖奉法南來，皆志秉一誠心存衛道，本無阿難插草之念，而有支遁買山之心。緣其時，已承僑紳請住持廣福宮香火，故欲淘囂離市，覓地棲禪也。<sup>43</sup>

在卷二〈妙蓮和尚傳〉裡記載到：

乙酉托鉢南洋群島回山重修法堂，又修龜山崇熙寺。丁亥復南渡檳榔嶼，則已聲華丕顯，護法雲

<sup>42</sup> 依王琛發的解釋：「寶燭碼」或稱「香燭碼」，是一種承包制，是一種宗教事業經營制度，至今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國尚未式微。根據這一制度，廟宇的產業信託人或擁有人的職責是專心於管理廟宇，日常廟務及宗教事務則交由另一單位或個人承包經營；承包者為了交換得到雙方議定時間內的經營權利，也必須交納一份雙向同意的固定數目基金給廟產管理單位，以便取得住持權，並以自負虧盈的形式在廟宇內售賣香燭金銀等各種祭祀用品以及主持宗教儀式。王琛發，〈隨順眾生弘佛道——清末民初中國僧人住持南洋香火廟的「香燭碼」制度〉，《無盡燈》第197期（2007年），頁36。

<sup>43</sup> 釋寶慈1923，頁4。

興，諸僑紳特請之住持廣福宮。即巔之香火廟也，徵其歲供為公費焉。<sup>44</sup>

卷七〈極樂寺緣起述略〉記載：

戊子年秋，即辭去廣福宮舊僧而請師住持焉。廣福宮者嶼之公廟也，其香燭由師等售賣，每年責以繳欸二千余金，名曰「香燭碼」，且限住僧十二人，足應僑人兩家佛事之請而止云。然廟居嶼市，地狹人囂，苟非動靜一如之士便生掛礙。蓮師苦之，於是蠟屐選勝，杖策尋幽。遂於亞依淡山中而得本寺地址。<sup>45</sup>

以及卷八〈辭住廣福宮原因〉提到：

前清丁亥歲，妙蓮禪師再渡檳城，僑紳邱天德、胡泰興、林花鐸、周興揚諸公因請之住持廣福宮香火，而責以二千余金之歲供，名曰「寶燭碼」，是為鼓山僧住持廣福宮之始。歷廿餘年內外無間，言及民國八年，廣福紳董有另投寶燭碼視價低昂為去取之。議惟，時適歐戰將終，世況日蹙，而本寺之佛教公司又經營方亟，蝟務繁充，其住持僧本忠、善慶既分身不暇，亦雅不欲爭此蠅頭，惟奈廿餘年來之手續仍多未了，故當日特自聲明再住一年至九年七月乃函辭。諸紳董請派人接管而退事焉，良由其時世情淡薄，信德漸非，神權墮落之說遍於中外。

<sup>44</sup> 釋寶慈1923，頁21。

<sup>45</sup> 釋寶慈1923，頁84。

寶燭等項來價既昂，消恐不多此實為自退一大原因也。然而邱胡林周諸公之知人善任，公平明哲，亦此中之錚錚者殊令人思之不能忘也。<sup>46</sup>

從《極樂寺志》行文裡明白交待了妙蓮法師南洋托鉢被聘為廣福宮住持後，又因廣福宮環境因緣不宜靜修，故尋找清幽之地建寺安僧，後來因極樂寺自身發展僧材不夠，且廣福宮紳董認為兩千元的歲供太少要漲價，故於民國九年（A.D. 1920）極樂寺派僧眾退出廣福宮。《極樂寺志》卷七提到戊子年（A.D. 1888）提到辭去廣福宮舊僧而請師，而卷八提到丁亥年（A.D. 1887）提到妙師南來受周興揚諸人之請。筆者推論應是1887年妙蓮法師已南來，並且廣福宮董事亦有邀請接任，只是待到1888年舊僧離去才正式任職。本文採用1888年接任的說法，故以1888年為時間分界點。

妙蓮法師本身是鼓山方丈，學識修養等，被胡泰興等值年董事所倚重本是無可厚非的，從他接手廣福宮後，對僧制的改革，使僧人在廣福宮的地位開始提高，照顧到僧格的尊嚴，使僧人有「翻身為主人」的格局。又與極樂寺同樣以鼓山叢林形式管理，將宮廟提升為佛教叢林模式。再者，1889年動工，1994年的極樂寺落成竣工之後，福建僧人大量南來，掛單極樂寺或廣福宮，借寶地而興建道場，使得福建佛教在檳城順利傳播。不得不說妙蓮法師是南洋一帶福建佛教傳播的一代高僧，也是廣福宮作為福建佛教傳播的轉捩點，是福建佛教在檳城傳播和發展的重要機緣。而廣福宮恰恰是福建佛教在檳城傳播機緣成熟的提供點。

從1888年到1920年，妙蓮法師派下主持廣福宮長達32年。期間雖然極樂寺已是檳城福建佛教重鎮，但廣福宮地處市區，為出

---

<sup>46</sup> 釋寶慈1923，頁109-110。

海入洋的僧侶提供落腳的方便。加上因承「寶燭馮制」，僧人有一定的自由度。本忠法師於1920年辭去廣福宮住持一職，之後由浙江普陀山鶴鳴庵廣通法師接任，再由莆田鼓峰湧源寺慧宗法師接任。廣通法師及慧宗法師再次改變廣福宮格局，曾多次舉辦講經說法活動，廣通法師本人亦積極於廣福宮的服務，如重新修葺供棹、牆面等等。慧宗法師則積極參與圓瑛法師南來，為中國抗日及僧侶救護隊籌款等事。

依《極樂寺志》、《南洋名人傳集》及《南遊雲水情》等資料整理出曾住持或駐錫過廣福宮的僧侶分別有：妙蓮、本忠、得如、虛雲、廣通、昌蓮、法空、夢觀、慧宗、一心、藏心、玄宗、定心、海峰、會泉、默如、如賢等大德為廣福宮的佛教傳播盡心盡力。

## 五、廣福宮的佛教傳播方式

### (一) 以經懺佛事傳播佛法

1786年，當萊特抵達檳榔嶼時，檳島實際上還是一個荒島，依據曾任華民政務司的巴素博士所說，當時只有華人三個，<sup>47</sup>可是到1820年已有華人8595的記載。<sup>48</sup>在檳榔嶼開闢之初，生活環境惡劣，就連萊特本人都死於虐疾。可以說在當時不論地位如何，大家同樣受到流行熱症、天花、瘧疾等疾病的威脅，生命不

---

<sup>47</sup> 巴素記為：「一位姓邱的客家鐵匠，一位姓張的教書先生及一位姓馬的燒炭人，他們都被尊奉為華僑的開闢者。」參見參見維多·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西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出版，1950年），頁28。

<sup>48</sup> 關於人口資料可參考：麥留芳1985，頁45。

保，隨時會暴病而亡。再加上開埠之初，物質匱乏、政治未穩、治安未上軌道，大多數人在惡劣的環境中為生存而掙扎，對衣錦還鄉的希望感到渺茫。生活的不易、氣候的不適、思鄉情懷，還有客死他鄉者，這些都只有從心靈上祈求菩薩庇佑，依附神靈的權威。廣福宮的創建給苦難的移民，有了精神上的寄託，僧人的出現，更是滿足了他們可以與「神」交往的管道。僧侶們自然而然成了早期華人的心靈依靠，他們可以不信佛，但生者需要被祝福，亡者需要被超度。佛教僧人念經不可能念其他宗教的經，儀式也不能是他教的儀式。在這種情況下，僧人通過念經，通過拜懺，透過安慰或輔導的方式與前來要求誦經者交談，教化民心，使得佛教慢慢被認同和接受。1851年，Vaughan在檳城時，也提到廣福宮的僧人，在華人新年裡，誦經祈福，也提到送葬收費的情況。

除了華人新年及傳統節日外，廣福宮尚有八個常年節慶，<sup>49</sup>其中四個與佛教相關，分別是三個觀音誕及浴佛節流傳至今。在與佛教相關的節慶裡，所舉行的法會，僧人們也一定會以佛教儀式來舉辦法會的，雖未見有文字記載當時的儀軌，但以傳統佛教形式舉行法會，這在當時應是避免不了的。

不管早期廣福宮僧人們是否有佛學知識？是否身懷異能？他們駐錫廣福宮時，主要任務是與當地華人社群生活、生命產生聯結，為了華人在異地，依然能保持本來的宗教文化認同。僧人們的角色是安頓與淨化人心，提供經懺儀式，主持法會，誦經等以至打點各種祭祀用品等服務。從宗教觀念出發，渡亡與安生，在

---

<sup>49</sup> 廣福宮常年節慶分別是：正月十六日開庫借庫、二月三日文昌公誕、二月驚蟄白虎開口、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誕、四月十五日浴佛節、六月十九日觀音菩薩出家日、七月底的中元普度及九月十九日觀音菩薩成道日。

異地苦難謀生的華人心中起到了安撫作用，這本來也是一種修行，一種佛教的傳播方式。早期的檳榔嶼條件並不好，且棲居於香火廟，受制于董事，並且一路漂洋而來也是舛且險，若無悲心願力誰願意萬里迢迢的跑來受苦。

所以說廣福宮早期僧人吃苦耐勞，在廣福宮以經懺、祈福、度亡等形式傳播佛教，為後期漢傳佛教在檳城的傳播占了先機。

## (二) 以講經說法傳播佛法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經懺佛事是一種「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之度化眾生的前方便。以佛教的傳播方式來論，講經說法令眾生開佛知見，被視為最上乘。這一點相信早期廣福宮的僧人們也明瞭，只是一則有可能自身佛學造詣不高，二則受制于董事管理，僧人們不能貿然行事。

廣福宮屬於香火廟，妙蓮法師之前並無講經弘法的活動記錄，其後的1900年代，常有大陸僧人南來檳榔嶼借廟講經，先後在廣福宮講經的法師有虛雲（A.D. 1840-1959）、圓瑛（A.D. 1878-1953）、道階（A.D. 1870-1934）、會泉（A.D. 1874-1943）太虛（A.D. 1889-1947）、默如（A.D. 1905-1991）等人。

檳城有講經說法的活動，記載最早的是1905年，當虛雲法師歷盡艱險抵檳後，這樣記載到：

……雇小車送到廣福宮。客堂見形容怪狀，坐二句鐘，無人過問。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於異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職責也。最後一老者出，即覺空首座，予稱弟子某甲頂禮，拜下已不能起，老

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來電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與大眾都急，你怎麼弄成這樣？」此時老少聚滿一堂，百般現成，一室生春矣。噫，未幾，妙老和尚趕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險，我欲回閩修龜山，聽說你來，故在此候。」予曰：「弟子罪過。」敘述一番經歷，老人及大眾驚喜。合掌念佛。同回極樂寺。老人令服藥，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頓歇，將息數日，便好了。」後老人見予每靜坐數日，誡曰：「南洋天氣炎熱，與內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覺也。老人曰：「你在此講一部《法華經》結結緣，我即回國。你俟經畢，勿先回滇，來鼓山一轉，我有事與汝說也。」送老人上船後，開講。歸依者數百人。麻六甲埠諸護法，請到青雲亭講《藥師經》旋到吉隆坡。葉佛佑黃雲帆居士等，請至靈山寺講《楞伽經》。在各埠講經畢，前後歸依者萬余人。<sup>50</sup>

這一年雖未提到在廣福宮講經，根據引文裡說到「各埠講經」，「歸依者萬余」，這在當時的全馬佛教史上，也是空前勝舉了。

1915年圓瑛法師從新加坡轉檳城，曾在廣福宮講過經，但未見說明講經內容。比較正式記載講經活動的，是1923年在廣福宮開講《過去現在因果經》，此次勝況促成了檳城「普益講經會」的成立，《檳城新報》曾報導如下：

<sup>50</sup> 〈重磅：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大公佛教：[http://bodhi.takungpao.com.hk/books/q/2014/1215/2858622\\_6.html](http://bodhi.takungpao.com.hk/books/q/2014/1215/2858622_6.html)，瀏覽日期：2020年5月5日。

### ●來函照錄

編輯主任先生台鑒。謹啓者。此次有中國浙江寧波。接待講寺圓瑛大法師。爲中華佛教獅子博通三藏之文。修行六度之行。前歲十講京師。化宏敷。四衆欽仰。內務部。呈准大總統。頒給藏經全藏。奉令回山。今夏主講廈門。南普陀寺。講期圓滿。浮盃南渡。欲赴仰光禮塔。道經新嘉坡。爲普覺講經會。留講大乘起信論四十餘日。昨乘吉降船到檳。同人等。以佛法爲現今救時之要。可以範圍人心。轉移風俗。遂即組織普益講經會。今陰歷廿八日。就廣福宮。開歡迎會。恭請清法師。夏曆新正。在權開講普益一切。謹肅寸箋。惟祈貴報吹噓。俾佛教平等慈悲之道。可以灌漑於社會腦筋之中。增進國民之道德。扶助政化之進行。從中佛教講演。風氣一開。將來之利益。自可拭目俟之。且圓瑛法師。識見高遠。多以三乘度世。不囿於小道。若有見其著述者。自必深知也。專此。頌請 鑒安。惟 願不宣。 普益講經會同人 謹啓

資料來源：〈來函照錄〉，《檳城新報》，1923年2月14日，第6版。

**檳城普益講經會告白**

謹啓者本會擇於夏歷正月初八日爲始恭請浙江寧波接待講寺圓瑛大法師就於廣福宮開講去現在因果經全部每晚七點至九點止星期不停

圓瑛大法師爲中國著名講師化行南北譽隆中外得正知見具大辯才各界諸君有志研究佛學屆時蒞臨爲盼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年

發起人 本忠 廣通

居士 戴培基 戴培元 等全啓

謝自友

資料來源：〈檳城普益講經會告白〉，《檳城新報》，1923年2月20日，第12版。

同年，北平法源寺道階法師南來星馬弘法，抵檳城後，曾在

極樂寺說戒，在廣福宮講《心經》。<sup>51</sup>

1940年，太虛大師受重慶政府邀請，組織「國際佛教訪問團」，以國民政府林森主席為名譽顧問，率團南洋布教，曾至檳城數日，在極樂寺、廣福宮、雙慶寺等演講佛法。<sup>52</sup>

1941年，閩南佛學院首任院長會泉長老，在檳城應信徒李素嬌之請，住於李氏書室受供養數月，期間於廣福宮講妙法。廣福宮住持慧宗法師禮待備至，並請到至於大山麓觀音亭宣講《地藏經》法緣殊勝。<sup>53</sup>

1960年亦有默如法師在廣福宮演講佛法的報導，<sup>54</sup>但此次並未見演講的內容。但有竺摩法師提到：「廿年前有勝進法師來自福州，……馬來西亞佛教會為加強弘法工作，聘請默如法師由台來馬弘法，曾在廣福宮講《金光明流水長者子品》，在檳城佛學會講佛法要義。」<sup>55</sup>——可資為佐助說明。

雖然廣福宮在講經說法方面著墨不多，但卻是一個從香火廟轉為正信佛教道場的見證，亦是顯示妙蓮、廣通、慧宗三位住持力圖把廣福宮從「拜拜」的香火廟提升為正信佛教道場的努力成果。

---

<sup>51</sup> 釋竺摩，〈二十世紀的檳城佛教〉，編委會編，〈馬來西亞佛教總會50周年特刊（1959-2009）〉（檳城：馬來西亞佛教總會，2010年），頁236。

<sup>52</sup> 釋竺摩，〈佛教教育與文化〉，紅塵中的道場：檳榔嶼佛學會，[http://kaiti64.blogspot.com/2008\\_06\\_01\\_archive.html](http://kaiti64.blogspot.com/2008_06_01_archive.html)，瀏覽日期：2020年6月25日。

<sup>53</sup> 陳全忠，〈甘露滋閩台 法雨潤南洋——會泉大師生平述評〉，《閩南佛學》第1期（2000年），南普陀在線：<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310774890>，瀏覽日期：2019年7月10日。

<sup>54</sup> 〈檳城訊〉，《無盡燈》第6期（1960年），頁38。

<sup>55</sup> 釋竺摩2010，頁238。此處的廿年前，從行文中未能得知竺摩法師指的是2009年的20年前？還是其他的20年前？不得而知。

## 六、廣福宮僧人的祖庭與法脈傳承

早期對僧人的文字記載實在少之又少，筆者從文獻資料裡，僅僅能查到廣福宮僧人名號籍貫等記載，均是妙蓮法師之後的記載。在為數不多的僧人裡，住持除廣通法師係浙江普陀山鶴鳴庵外，其餘都來自福建及出家承法于福建法脈。雖廣福宮的住持及住眾來自福建各各地區，但若從法脈上區分，只有曹洞和臨濟二宗；從祖庭上看，分別有福州鼓山湧泉寺、莆田鼓峰湧源寺，以及浙江普陀山鶴鳴庵。廣福宮僧人大部份僅能看到僧名，生卒等記載均不詳，確實是研究的一大難題，有記載的僧人法名、籍貫等列表如下：

表三：廣福宮僧人法名、生卒、籍貫、職務、入住年代、祖庭法脈表

法名/生卒	籍貫	職務	入住年代	祖庭/法脈	備註
妙蓮 (1824-1907)	福建 歸化	住持	1888-1889	福建鼓山/曹 洞、臨濟	創建極樂寺。
本忠 (1866-1936)	福建 南平	住持	1889-1920	福建鼓山/臨 濟	創建觀音寺，大 弘念佛法門。
得如 (1866-1902)	江西 贛州	住眾	1888年	福建鼓山/曹 洞	與妙蓮同時入 住，協助廟務， 後住極樂寺。
法空 (1878-1963)	福建 惠安	住眾	1918年	福建鼓山/曹 洞	精書法及英語， 以雜耍度人，任 極樂寺書記，後 又任觀音寺住 持。

法名/生卒	籍貫	職務	入住年代	祖庭/法脈	備註
夢觀 (未詳)	福建 莆田	住眾	本忠時期	莆田近天寺	主法事儼儀，精 眼料及奇難症醫 法，醫不受費。
廣通 (?-1933)	福建 閩侯	住持	1920	浙江鶴鳴庵/ 臨濟	曾任天公壇、鎮 威宮住持，後又 任普陀岩住持。
盛愷 (1888-1970) 盛恩、通禎		住眾	與廣通同 時期	浙江鶴鳴庵/ 臨濟	資料未詳，僅知 與廣通法師同時 期住廣福宮。
昌蓮 (未詳)	福建 延平	住眾	1938年前後	未詳	輔助廣通法師， 侍之如左右手。
慧宗 (1896-1941)	福建 莆田	住持	1938年	莆田鼓峰/ 臨濟	後又任福州瑞峰 林陽寺方丈，在 極樂寺舉行任職 典禮。
達真 (未詳)	福建 興化	住眾	慧宗主持 時期	莆田梅峰光 孝寺	資料未詳，僅 《檳城新報》刊 過他與慧宗法師 一起接待過圓瑛 法師。後任鎮威 宮住持。
賢輝 (1911-1975)	福建 興化	住眾	未詳	福建鼓山/ 臨濟	初住極樂寺，後 住錫廣福宮，司 理香燭。
一心 (1904-1974)	福建 莆田	住持	1947年後	莆田嵩山西 來寺/臨濟	聘為極樂寺監 院，重建法華 岩，並任住持。

法名/生卒	籍貫	職務	入住年代	祖庭/法脈	備註
玄宗 (1898-1958)	福建 莆田	住眾	與一心同期	福建鼓峰/ 臨濟	
藏心 (1904-1975)	福建 莆田	住眾	與一心同期	福建鼓峰/ 臨濟	重建法華岩。
定心 (1921-1974)	福建 莆田	住眾	約1956年 前後	未詳	
海峰 (1906-1973)	福建 莆田	住眾	與如賢同期	未詳	數十年協助法 事，圓寂後將鉢 資盡充公益事 業。
如賢 (1907-1990)	福建 仙遊	住持	1960年代後	仙游彌陀岩/ 曹洞	創建功德林。

資料來源：1. 釋寶慈1923，頁20-25；2. 林博愛1950，冊一頁89、105，冊二頁192、117、156；3. 釋開諦2010，頁69-78、101、178、219、226、232。

1887年，妙蓮長老因募化而到檳榔嶼。長老接任廣福宮之前，已在湧泉寺出家四十餘載，繼量公長老後任職方丈，長年為修繕寺院、中興湧泉四方奔走。因當時殷商巨富多遠居南洋，故不遠千里，南下募緣。接任廣福宮後，一面受制香火廟的制度，一面另覓法緣。1889年開始籌建亞依淡鶴山觀音大士殿（極樂寺前身），為東南亞大乘佛教的傳播作了重大貢獻。<sup>56</sup>

本忠法師雖也是禪宗門人，但日常念佛，實行禪淨雙修法門，創下南洋「念佛蓮社」之始。1912年，中國佛教寺院面臨被

<sup>56</sup> 釋開諦2010，頁70-74。

廢的局面，法師力挽狂瀾，與虛雲、寄禪等大德進京請願，獲得成功。1922年以車水路建觀音寺，作為弘揚淨土宗的道場。<sup>57</sup>

廣通法師出家於浙江普陀山鶴鳴庵，曾任監院。1911年曾擔任過鎮威宮住持，1920年又任天公壇住持。1920年本忠法師辭去廣福宮職務後，廣通法師被聘為新任住持。<sup>58</sup> 在他住持期間曾以廣福宮住持身份向信眾募捐修廟，並有三位同住盛愷、盛恩、通禎捐款共同修整，此三位從法名來看，應是鶴鳴庵法脈傳人。1925年的報紙曾刊登過一則〈鳴謝禪師〉的通告<sup>59</sup>，其中的清福大禪師即是1921年鶴鳴庵住持。由此可見，廣通法師任職期間與祖庭鶴鳴庵互動蠻多。

海峰法師於1973年無病坐化，世壽67，南來住廣福宮未曾他離，數十年協助法事，其性仁慈，精持戒行，為人正直謙恭，深受各階層人士敬仰愛戴。身後鉢資除七七誦經開支外，由住持如賢法師遵照其遺囑，節省喪費，代為捐獻給佛教教育、慈善機構。計馬佛教總會5000元；檳威施藥所2800元；菩提獨立中學500元；檳城佛教義學500元；馬來西亞佛學院200元，合9000元正。<sup>60</sup>

其中曾掛單者法空法師亦是佛教界能人，弘一法師曾為他立過傳，記載他：「精進不懈，常誦《金剛》、《法華經》。持戒清淨，過午不食；苦行精進，夜不倒單。」<sup>61</sup> 法空法師15歲出

---

<sup>57</sup> 釋開諦2010，頁79。

<sup>58</sup> 釋開諦2010，頁218。

<sup>59</sup> 詳見文末附圖二：〈鳴謝禪師〉。

<sup>60</sup> 〈本嶼海峰法師圓寂，鉢資盡充公益事業〉，《無盡燈》第62期（1973年），「佛教消息」，頁23。

<sup>61</sup> 轉引自釋開諦2013，頁94。

家<sup>62</sup>，精書法及耍鉢雜技，並在極樂寺山下開辦動物園。任極樂寺書記，及協助本忠法師創建車水路觀音寺，是佛教多才多藝的一位僧人。

其次，簡介三個祖庭，即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莆田鼓峰湧源寺以及浙江普陀山鶴鳴庵；並列出法脈傳承的字號順序，以便釐清彼此間的相關與否。

### (一) 福州鼓山湧泉寺

鼓山湧泉寺建寺悠久，居閩省佛刹之冠。相傳湧泉寺所在地原是一個深水龍潭，有毒龍佔據，時常出來危害百姓。唐建中四年（A.D. 783），太守裴胄請靈嶠禪師入山誦《華嚴經》，並在龍潭邊建一小寺，名為華嚴台，不久荒廢。至五代後梁開平二年（A.D. 908），閩王王審知禮請雪峰義存禪師的高足神宴禪師來山駐錫，遂稱國師館，徒眾1500多人，一時稱盛。宋咸平二年（A.D. 999）朝廷賜「鼓山白雲峰湧泉禪院」額，清康熙三十八年（A.D. 1699），康熙帝欽敕賜「湧泉寺」匾額，康熙五十三年（A.D. 1714）、乾隆七年（A.D. 1742），朝廷兩次頒賜藏經。

福州鼓山湧泉寺在禪宗法脈上兼領臨濟、曹洞。福州鼓山湧泉寺從唐開山到明萬曆年間第九十一代住持，歷時七百多年，都屬臨濟宗法脈，可謂燈燈相續。明天啟七年（A.D. 1627），福州鼓山湧泉寺第九十二代住持無異法師承接曹洞宗法脈，至第九十四代住持永覺法師住持湧泉寺時，大揚曹洞宗風，形成了曹洞宗「鼓山系」在清代非常興盛。其實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曹洞並

---

<sup>62</sup> 林博愛1950，頁105。

傳，有「曹洞皮，臨濟骨」之說。鼓山臨濟法脈又分剃度與傳法兩系統。妙蓮法師是鼓山第一百二十六代住持，出家法脈是臨濟接法曹洞，臨濟第四十二代，曹洞第四十五世傳人，《虛雲和尚法匯》記載：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曹洞並傳，妙蓮老和尚，即以臨濟而接曹洞法脈者也。蓮老以兩宗正脈付之，由臨濟至虛老人是四十三代，由曹洞至虛老人是四十七代。<sup>63</sup>

## (二) 莆田鼓峰湧源寺<sup>64</sup>

鼓峰湧源寺，今被列為「莆田第五叢林」，位於福建省莆田市江口鎮官莊村，屬大帽山脈東南麓的羅埔，寺後的山崗呈鼓形，故名「鼓峰」。據考宋朝建炎年間（A.D. 1127-1130）此處建有觀音亭一座。根據一隻尚存的橢圓形石盆上辯認其刻字為：「考三十五郎，妣何二十娘，共舍三貫造，乙丑冬月記」等字，為宋朝文物。清咸豐九年（A.D. 1859），有莆田江口鎮人，依靈石山無諍法師剃度的章詳法師，受臨濟法脈，來此住錫，感鼓峰之靈秀，發願興建叢林。章詳法師住山數十年，厲修苦行，十方募化，以其淵博的學識，堅定的道行感動善信捐資，建成了占地面積達6048平方米的一座寺院，命名「鼓峰湧源寺」。

章祥法師駐錫後，宗風大振，法嗣七十二人，以春仁法師、懷仁法師、竹仁法師最著名。春仁法師繼師住持本山，光緒年間（A.D. 1875-1908）重建大雄寶殿。懷仁法師在同輩中德望最

---

<sup>63</sup> 釋開諦2013，頁80。

<sup>64</sup> 〈晨鐘暮鼓 簡靜安樂 ——探訪莆田涵江鼓峰湧源寺〉，林劍升編《湄洲日報》：[https://twgreatdaily.com/TuMpCmwBmyVoG\\_1ZkobL.html](https://twgreatdaily.com/TuMpCmwBmyVoG_1ZkobL.html)，瀏覽日期：2020年6月25日。

隆，首創莆田縣江口鎮石獅村西來寺道場；竹仁法師創建後果寺道場。歷代法嗣可考的人物有章詳、春仁、懷仁、竹仁、妙義、溫義、良達、妙祥、慧宗、玄宗、欽宗、定心、一心、會心、藏心、圓心、覺心、印空、性空、祥空、能空、明空、意空等法師。

鼓峰寺所屬廨院在莆田境內的有：江口鎮石獅村西來寺、黃石鎮沙阪村後果寺、新縣鄉張洋村崇福寺、北高鎮埕頭村芳源庵、北高鎮後周村洛伽亭和江口鎮新前村之普陀庵。普陀庵為比丘尼淨修之所，民國年間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手書「志潔行芳」匾尚存。

在海外的廨院有：馬來西亞檳城大山腳亞摩橋頭觀音亭、阿羅士打萬加君洛廣福宮、檳城北海甘光巴也律觀音亭、羅葡幹普門廟、吉打州居林夜蘭東姑不得拉新觀音亭、吉隆坡四支伴石觀音亭以及印尼的多處寺庵。

「文化大革命」時期，湧泉寺遭受巨厄，毀損嚴重。身處海外的法徒法孫們非常關心祖寺，宗教政策落實後，1979年印空、性空諸法師連袂回國，視察鼓峰，發動捐資重興祖寺。1983年以後，祥空、能空、明空、意空、金亮等法師相繼回國，與身在海外的定心、雲明、賢心等法師共同努力，修復祖寺。

鼓峰湧源寺系臨濟法脈傳承，內外字號分別為：

內字：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  
惟傳心印、證悟會融、堅持定戒、永紀祖宗。

外號：芳淨詳仁義、理明達禪宗、心空玄妙旨、祖道普圓通。

傳至馬來西亞的外號為「心」、「空」、「玄」、「妙」輩的居

多。<sup>65</sup>

### (三) 浙江普陀山鶴鳴庵

關於鶴鳴庵的始由，如《普陀洛迦新志》卷5提及：「在妙智庵左。宋僧野鶴結茅於此。清光緒間，僧景山，仍其遺址重建殿宇，功未及半而殂。其徒文蓮、孫廣通，繼承先志，克竟厥功。民國十年秋，四世孫清福復創建天王殿。棟宇巍峩，法象莊嚴，為後起之秀。」<sup>66</sup>

鶴鳴庵位於妙智庵旁。宋代僧人野鶴結茅於此。清光緒年間，僧人景山及徒在遺址重建殿宇。民國十年（A.D. 1921）秋，僧人清福建天王殿。

鶴鳴庵祖庭屬臨濟宗，流傳支派法脈偈共56字：「景文廣清盛厚長，頓悟妙玄靜宗彰。道顯一乘中真滿，化法如幻普宣揚。圓修三學性本空，達明根源萬古空。密解正經方證得，續傳慧濟永昌隆。」二十世紀傳至馬來西亞的法脈有「景」、「廣」、「清」、「盛」字輩。<sup>67</sup>

## 七、結語

1800年興建的廣福宮是當時檳城華人重要的宗教及領導中

---

<sup>65</sup> 釋開諦2013，頁54。

<sup>66</sup> 古會稽、陶鏞鑑定，古翁山、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卷5，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10（臺北：宗清圖書出版公司，1980-1994年），頁284上。

<sup>67</sup> 釋開諦2013，頁68。

心，直至21世紀的今天，廣福宮依然在檳城華人心中心享有崇高地位。宮名廣福，取自「廣福攸歸」（附文一），及「檳榔嶼之麓，有廣福宮者，閩粵人販商此地，建祀觀音佛祖者也，以故宮名廣福」（附文二）。從早期華團的組織結構，廣福宮的創建與麻六甲青雲亭功能較為相似，俗事上以團結華人、排紛解難為主，宗教上以誦經祈福、送亡薦度為課題。

在初創時期，佛教僧侶以經懺佛事參與廣福宮廟務，但僧人受制于董委，以「打工」形式周旋於權與錢之間，僧人雖有願力奈世局使然無法發揮佛教的優勢。妙蓮法師接手後，打破這一格局，以僧人自行管理佛事及香火錢，自負虧盈，在香資上不再受廟委掌控。妙蓮法師任職其間，除了提昇僧人地位外，還利用廣福宮有著深厚的華人信仰圈基礎，為自己另創法緣地——極樂寺。極樂寺的建立不僅得到祖庭鼓山湧泉寺的支持，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視。極樂寺的成立，標誌著漢傳佛教或者說福建佛教在南洋一帶傳播的機緣已成熟。

從廣福宮的僧人法脈來說，以臨濟居多，次曹洞。至於在中國境內，早期及後代湧泉寺、湧源寺及鶴鳴庵僧人法脈間是否有互動或聯結，尚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僅在對廣福宮的僧人本身的法脈傳承進行梳理時，未見有聯結。由於早期廣福宮的僧人資料缺乏，暫時也無法詳細呈現僧人的運作及管理方式。但不可否認在極樂寺未建立前，廣福宮這個非純正佛教道場，一直扮演著檳城宗教事務的主要角色，其主祀觀音及請僧住持都是為佛教在檳城的傳播奠下了基礎。特別是在早期為南來的傳播佛教的僧侶提供落腳點，確實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條件，也作出了貢獻。

（收稿日期：民國109年3月27日；結審日期：民國109年4月24日）

## 附文<sup>68</sup> 與附圖表

### ● 附文一：嘉慶五年（A.D. 1800）《新建廣福宮捐金碑記》

昔先王以神道設教，其有功斯世者，雖山隅海澨，舟車所至者，莫不立廟，以祀其神。今我檳榔嶼開基以來，日新月盛，商賈雲集，得非地靈人傑，神之惠歟！於是萃議新建廣福宮，而名商巨賈，僑旅諸人咸欣喜悅，相即起庫解囊，爭先樂助。卜吉迎祥，鳩工興建。不數月而落成，廟貌煥然可觀，胥賴神靈默助，其德澤宏敷遐邇，同沾樂利，廣福攸歸；遂謹其始肇，記諸芳名，以垂不朽焉。

董事人：黃金鑾 曾青雲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一陽吉旦立石

（以下捐款姓及捐款金省略）

### ● 附文二：道光四年（A.D. 1824）《重建廣福宮碑記》

檳榔嶼之麓，有廣福宮者，閩粵人販商此地，建祀觀音佛祖者也，以故宮名廣福。初之時，相陰陽，立基址，美輪美奐，前落慶成，亦見經營締造已，而規模未廣也。夫臨上質旁，非潔清不足顯慈光之普照，非宏敞不足尊神聖之莊嚴。甲申歲，乃募勤題，各捐所願，運材墜石，不惜資費。重建後進一座告成後，載祀列聖像於中，旁築舍以住僧而整頓之。當斯時也，來禱祝者，庭階霧靄；壯觀瞻者，棟宇雲邊。明禰永奠，肅然穆然，非重建者之與有勞也哉！且夫前人樂建斯宮，今增諸姓名，泐之于石，非炫美也，以俟將來同心者相觀而感勸雲爾。誠如是廣福宮曆萬古而長新矣。

<sup>68</sup> 五篇附文參考自：陳鐵凡、傅吾康合編1985，頁526-546。

梁美吉 捐銀壹千大元 林嵩洋 捐銀捌百大元（以下省略）

● 附文三：同治元年（A.D. 1862/3）《重建廣福宮碑記》

檳嶼之有廣福宮者，固兩省都人士所建，於以寧旅人而供香火也，其所由來舊矣。乃年代久遠，日就傾頽歲在辛酉，欲從而更新之。爰集家長宣眾議，僉曰：有基勿壞，宜仍其舊；但椽桷之撓折廢壞者，從而易之。磚瓦之漫漶不鮮者，因而輯之。毋侈前人，毋廢後觀，眾皆曰善。於是勸題議捐，因集腋以成裘，鳩工庀材，籍和衷以濟事。閱十二月而宮成。是役也，取材多，用物繁，使非都人士之捐金恐後，何以克倡美舉，以共成厥功。因欲志其事於貞珉，以垂永久。遂屬其序於予，予曰：指困解囊，斯人之高誼也。增華踵事，家長之良圖也，其陰為輔翼，使之踴躍捐輸者，則列聖之聲靈赫濯，有以誘其衷而觀厥成也。是宮既成，商民樂業。居常則祈福延禧，共遂家庭之樂，有事則解紛排難，同消雀角之爭，將見忠信篤敬，可行於蠻貊；睦婣任卹；旋覩於他邦。其所系者，又豈止寧旅人而供香也。是為序。

● 附文四：A.D. 1954/5 《廣福宮規則木牌》

廣福宮規則：

- 一、本宮內神像與各物，住持人應善為管理，無論任何人士，不得闖進破壞。
- 二、無論任何人，不得在本宮內地，或廟前空地，擺賣香燭金紙。
- 三、無論任何人士，借用本宮門前空地演戲建醮燒紙厝或其他應用者，應函請本宮批准方得用之。

四、無論何人不得將別處神像神爐搬來本宮桌慶祝化緣，或分送紅龜諸禮物等；但得本宮批准者不在此例。

五、凡善男信女，欲在本宮演戲酬神者所演掌中班，每台應貼叻幣廿四元，交本宮住持，以應支電火木棧及酬勞工友之用。倘演大棚戲者，另行面議。

六、本宮是清淨佛地，不得喧嘩及賭博。

農曆甲午年十二月十五日廣福宮信理部立。

● 附文五：民國十二年（A.D. 1923/4）《重修銅碑刻文》

近觀本宮佛殿牆宇匾額楹聯鸞駕供棹等等，盡被香煙常熏，實在不堪。兼之年久未曾修理，目覩不忍。今將各善信所奉獻之供棹匾額等物以及僦殿門前各處，一概添金油漆。為奈需款項甚巨，竟欲再將善男信女刻名供獻之物，開名報誠，惟有一時難以週知；故而謹擬暫將各善信發心捐資樂助各處。長壽花一款，移在大殿佛前添金油漆，莊嚴菩薩價士之間較之長壽香為功德百分不及一。即如七寶所成，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決定無疑。仰賴觀音佛祖，淨光常照。

各善男信女身體康健，人人平安，戶戶吉祥，福禱綏之是序。

廣道和尚敬捐銀捌元

盛愷師敬捐銀參元玖毛

盛恩師敬捐銀貳元五毛

通禎師敬捐銀壹元

林有忠敬捐銀柒元

林文進敬捐銀參元伍毛

林英發敬捐銀參元伍毛

.....以下省略

● 附表一：廣福宮重要捐緣人及其跨地域性捐款活動

姓名	籍貫	參予廣福宮活動	(一) 麻六甲	(二) 新加坡	(三) 泰南
染王癸	泉州南安	1800年捐款廿五元 1824年捐款廿五元		1836年，鳳山寺創立人 1830年，恒山亭捐金卅元 1839年，天福宮捐金二十四元	
胡德壽	廣東	1800年捐款一百元	1795年，建造祀壇功德金壹百元		
陳送	福建	1800年捐款五十元		1830年，恒山亭捐金五百貳拾元（大董事之一）	
蔡甲必丹大	漳州圭海	1800年捐貳百大（緣首）	1795年，建造祀壇功德捐金貳百四十元（緣首） 1801年，青雲亭捐金首倡人 1801年，倡建寶山亭		
葉和（廈門船主）	福建	1800年捐款六十元	1801年，青雲亭捐金壹百圓		
梁美吉	泉州南安	1824年，捐款壹千大元（緣首）	青雲亭第一屆亭（1824-1839） 1831年，三寶山捐金四十盾（緣首）		
王彩鳳	福建	1824年捐金拾元		1831年，廣德會創始人	
陳天福	福建	1824年捐款三十元	1831年，三寶山墓地捐金拾盾		

姓名	籍貫	參予廣福宮活動	(一) 麻六甲	(二) 新加坡	(三) 泰南
陳三柔	福建	1824年捐款拾六元		1830年，恒山亭捐金三十元	
楊金水	福建	1824年捐款拾元		1830年，恒山亭捐金壹百元 1839年，天福宮捐金三百零五元	
廿四教	福建 鷺田 (待查)	1824年捐款拾肆元		1850年，建立天福宮碑記捐款壹百貳拾元	
許泗漳	福建 漳州	1862年捐銀壹千大元(緣首)			噶囉郡主
雍壽 (雍添壽)	福建 漳州	1862年捐銀貳拾肆元			在泰南通扣埠與陳清淡創「合興號」錫礦場
陳昭淡 (系清淡，另名玉淡)	福建 蓮山 (同安)	1862年捐銀三拾肆元			通扣埠「合興號」創辦人，死後葬於檳榔嶼，墓石鐫「通扣二王」字樣

資料來源：張少寬2003，頁125。

● 附圖一：〈全馬觀音尊號統稱「觀世音菩薩」〉

**全馬觀音尊號 統稱“觀世音菩薩”**

【檳城訊】檳城廣福宮（觀音亭）信理部昨聯與佛教團體代表舉行聯系會議後，欣然接受佛教團體之意見，決定改以“觀世音菩薩”尊號來取代民間已沿用百余年之“觀音佛祖”尊號。

這項決定，對於佛教界具有重大之歷史意義，使到大馬民間對於觀音之各種不同尊稱，如“觀音娘娘”、“觀音大士”、“觀音佛祖”等，得以糾正過來，並有一個統一之尊號。這不僅是大馬佛教界之一大盛事，相信今後將進一步促進佛教界之大團結。

廣福宮信理部主席拿督祝清坤昨昨昨昨宣布，該信理部將於今晚八時召開會議，來討論改用“觀世音菩薩”尊號之細則問題。

拿督祝在集會上表示，今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舉行的六十年一度之

盛大觀音巡境大遊行上，大標題採用“觀世音菩薩”尊號肯定不會有問題，但准备好的金牌印刷品，經花去大笔金錢，如形勢上來不及修改，就讓他們繼續使用吧！

昨晚廣福宮信理部主席拿督祝清坤在会上致歡迎詞表示，聯系會議的目的是討論棄舊的正確尊號問題，信理部同人，不會堅持以前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是好的和不可更改的，只要對華僑人士的正當宗教信仰有益的事情或建議，廣福宮同人都会欣然接受，并且站在维护華裔宗教界團結合作的立場上，全心全意，協力推行。（NPS）

美人音樂酒廳  
TEL: 2932159

資料來源：〈全馬觀音尊號統稱「觀世音菩薩」〉，《聯合晚報》，1988年3月20日，第26版。

● 附圖二：〈鳴謝禪師〉

**鳴謝禪師**

啓者鄙人拈金生於往孟偶失足墜落  
 倉底不省人事左手跌斷腰部重傷  
 時蒙東手無策同舟幸遇南海普陀山  
 鶴鳴禪院住持濟福大禪師由辦房人  
 員朱和順兄介紹即用濟藥膏根服後  
 毫無痛苦三人全愈奉酬紅儀不受感  
 活命之恩無可以報特登報端以表頌  
 揚大禪師現此能廣福宮  
 收縣李銘宗鞠躬

十四。十一。一。  
 大五六月

資料來源：〈鳴謝禪師〉，《檳城新報》，1925年12月01日，第7版。

## 引用文獻

### 一、原典文獻

1.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卷7，《大正藏》冊9。
2. 古會稽、陶鏞鑑定，古翁山、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卷5，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9，臺北：宗清圖書出版公司，1980-1994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及論文集

1. 王琛發，《廣福宮：歷史與傳奇》，檳城：檳城州政府華人宗教事務部、檳州廣福宮信理部，1999年。
2. 宋燕鵬，《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上海：交通大學出版，2015年。
3.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4. 林博愛主編，《南洋名人集傳》，檳城：南洋民史纂修所，1950。
5.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6.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年。
7. 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柔佛巴魯：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年。

8. 陳劍虹主編，〈檳榔嶼廣福宮史話〉，《檳榔嶼廣福宮慶祝建廟188周年暨觀音菩薩出遊紀念特刊》，檳城：廣福宮信理部，1989年。
9. 陳鐵凡、傅吾康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卷一、卷二，吉隆坡：馬來亞大學，1982、1985年。
10.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
11.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
12. 維多·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西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出版，1950年。
13. 顏清滄著，栗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年。
14. 釋開諦，《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續篇》、《南遊雲水情：佛教德弘化星馬記事附錄篇》（上、下冊），檳城：寶譽堂教育推廣中心，2010、2013、2017年。
15. 釋寶慈纂輯，《檳城鶴山極樂寺志》，檳城：極樂寺，1923年。
16. Vaughan, J.D., *The Manner and Custom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first Published 1879) .

## （二）期刊論文

1. 〈檳城訊〉，《無盡燈》第6期，1960年。
2. 〈本嶼海峰法師圓寂，鉢資盡充公益事業〉，《無盡燈》第62

期「佛教消息」，1973年。

3. 王琛發，〈換取「香資」度眾生——從文物碑銘探討18、19世紀麻六甲海峽三市的華僧活動〉，《無盡燈》第182期，2003年。
4. 王琛發，〈隨順眾生弘佛道——清末民初中國僧人住持南洋香火廟的「香燭碼」制度〉，《無盡燈》第197期，2007年。
5. 釋竺摩，〈二十世紀的檳城佛教〉，編委會編，《馬來西亞佛教總會50周年特刊（1959-2009）》，檳城：馬來西亞佛教總會，2010年。

### （三）網路資源及工具書

1. 〈日恒法師籲檳政府勿聽片面之詞，應設委會監督世遺重修〉，南洋商報：<http://www.enanyang.my/news/20170629/%E6%97%A5%E6%81%92%E6%B3%95%E5%B8%88%E5%90%81%E6%A7%9F%E6%94%BF%E5%BA%9C%E5%8B%BF%E5%90%AC%E7%89%87%E9%9D%A2%E4%B9%8B%E8%AF%8Dbr-%E5%BA%94%E8%AE%BE%E5%A7%94%E4%BC%9A%E7%9B%91%E7%9D%A3/>，瀏覽日期：2020年5月5日。
2. 〈重磅：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大公佛教：[http://bodhi.takungpao.com.hk/books/q/2014/1215/2858622\\_6.html](http://bodhi.takungpao.com.hk/books/q/2014/1215/2858622_6.html)，瀏覽日期：2020年5月5日。
3. 陳全忠，〈甘露滋閩台 法雨潤南洋——會泉大師生平述評〉，南普陀在線：<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3/1814310774890.html>，瀏覽日期：2019年7月10日。
4. 〈晨鐘暮鼓簡靜安樂——探訪莆田涵江鼓峰涌源寺〉，林劍升編《湄洲日報》：[https://twgreatdaily.com/TuMpCmwBmyVoG\\_](https://twgreatdaily.com/TuMpCmwBmyVoG_)

1ZkobL.html，瀏覽日期：2020年6月25日。

5. 釋竺摩，〈佛教教育與文化〉，紅塵中的道場：檳榔嶼佛學會，[http://kaiti64.blogspot.com/2008\\_06\\_01\\_archive.html](http://kaiti64.blogspot.com/2008_06_01_archive.html)，瀏覽日期：2020年6月25日。

### 三、報紙

1. 〈來函照錄〉，《檳城新報》，1923年2月14日，第6版。
2. 〈檳城普益講經會告白〉，《檳城新報》，1923年2月20日，第12版。
3. 〈鳴謝禪師〉，《檳城新報》，1925年12月01日，第7版。
4. 〈全馬觀音尊號統稱「觀世音菩薩」〉，《聯合晚報》，1988年3月20日，第26版。